

蘇聯企群企業工業工作經驗



第六集

關於企業內問題資工制度

大眾書店印行

185667 464643
02736 1040

學習蘇企聯工業作經驗

集六第

關於企業內工資制度問題

譯編原白 百夷

大東書局

2659

關於企業內
工資制度問題

書號(京) 003

36K. 111P. (横)

大眾書店 印行

北京店：西四大街

天津店：一區羅斯福路

有版權，不准翻印

初版：一九五一年三月

(0001-5000)

我們必須學會自己不懂的東西。我們必須向一切內行的人們（不管什麼人）學經濟工作。拜他們做老師，恭恭敬敬地學，老老實實地學。……

……聯共是勝利了，在列寧和斯大林領導之下，他們不但會革命，也會建設。他們已經建設起來了一個偉大的光輝燦爛的社會主義國家。聯共就是我們的最好的先生，我們必須向聯共學習。……

毛澤東

目 錄

論工人工資（斯大林）	一
蘇聯的勞動報酬（西霍林）	六
蘇聯企業工人的勞動與工資（古達夫）	九
按勞取酬的社會主義原則（阿·里亞平）	一七
論蘇聯的工資（瑪涅維奇）	二〇
關於蘇聯的工資政策（達布拉哈塔夫）	二〇
論蘇聯企業中的工資形式（科納可夫）	二七
在向蘇聯同志學習中對工資問題的體會（王榕）	三〇
關於職工分類和工資基金的體會（紀波）	三七

論 工 人 工 資

斯 大 林

——節錄一九三二年六月二十三日在經濟工作人員會議上的演說——

我剛才已經講過關於有組織地招收工人來供給我們各企業需要的問題。可是，招收了工人還不能算完事。為要保證我們各企業都有勞動力，還須把工人固定在生產中，使企業裡的工人成份成為相當固定的。沒有相當精通了技術，熟習了新式機械的固定工人成份，便無法前進，便無法完成生產計劃，這是無待證明的。沒有這種固定的工人成份，就會要每次都來重新教導新的工人，就將要把一半時間用去教導新的工人，而不是用去進行生產。現在我們所有的實際情形，究竟怎樣呢？可以說我們各企業裡工人成份是相當固定的麼？可惜還不可這樣說。恰巧相反，在我們各企業裡，還有所謂勞動力的流動性。而且在許多企業裡，勞動力流動性不僅沒有消滅，反而增長，反而加強起來了。無論如何，在半年當中，或者甚至

在一季當中，沒有百分之三四十以上的工人成份變更的企業，是不多見的。

從前在工業恢復時期，我們的技術設備還不複雜，生產規模還不宏大，尚可稍許『容忍』所謂勞動力流動性。現在情形就不同了。現在環境已經根本改變。現在正是擴展改造時期，生產規模已經擴大，技術設備已是極端複雜了，於是勞動力流動性也就成為妨害生產的很大災禍，足以紊亂我們企業了。在現時再『容忍』勞動力流動性，就會瓦解我國工業，消除完成生產計劃的可能，破壞改善產品質量的可能。

勞動力流動性底原因在那裡呢？

就在於工資定得不合理，就在於工資標準定得不對，就在於工資方面有一種『左的』平均主義。我們許多企業裡現行的工資標準，幾乎是把熟練勞動與不熟練勞動間的差別、繁重勞動與輕易勞動間的差別完全抹殺了。因為有這種平均主義的現象，於是不熟練工人也就不樂於變為熟練工人，因而喪失了上進的前途，於是他也就覺得自己是在企業裡的『臨時住客』，只是暫時在這裡做做工，『賺幾個錢』，而過後就跑到別處去『尋找幸福』。因為有這種平均主義的現象，於是熟練工人也就不得不從一個企業跑到別一個企業，以期最後找到一個能够真正重視熟練勞動的企業。

由此就有了『普遍』流行的那種從一個企業跑到別一個企業的現象，就有了勞動力流動性。

要消滅這種禍害，就須取消平均主義，打破舊的工資標準。要消滅這種禍害，就須定出適當的工資標準，注意到熟練勞動與不熟練勞動、繁重勞動與輕易勞動間的差別。熟練展鐵工人所得的工資與掃地工人所得的工資相等的情形，是不可容忍的。火車司機師所得的工資與抄寫人所得的工資相等的情形，是不可容忍的。馬克斯和列寧說過：熟練勞動與不熟練勞動間的差別，甚至在社會主義制度下，也會存在；這種差別只有在共產主義制度下才會消滅；因此甚至於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工資』也應按各人的勞動來發給，而不應按各人需要來發給。可是，我們那些經濟工作人員和工會工作人員的平均主義者，却不同意這點，而以為在我們蘇維埃制度下，這個差別已經消滅了。究竟是誰說得對呢：是馬克斯和列寧呢，還是平均主義者呢？大概是馬克斯和列寧吧。但由此就應得出結論：誰在現時忽略熟練勞動與不熟練勞動間的差別，而根據平均主義『原則』來規定工資標準，誰就是離開了馬克斯主義，離開了列寧主義。

在每個工業部門中，在每個企業中，在每個車間中，都有一部份主要的較為熟練的工人，我們如果真想保證企業裡有固定的工人成份，就應當首先而且主要是把他們固定在生產中。他們這一部份主要工人，就是生產工作底基本環節。把他們固定在企業中，固定在車間

中，也就是固定全體勞動工人，而根本剷除勞動流動性。可是，怎樣才可能把他們固定在企業中呢？要把他們固定在企業中，就一定要提拔他們上進，提高他們的工資水平，正確規定工資標準，使各種熟練程度的工人都能得到應有的報酬。而提拔他們上進，提高他們的工資水平，又是什麼意思呢？這就是說，除其他一切而外，還要使不熟練的工人有上進的機會，使他們有力求上進的刺激，力求變為熟練工人的刺激。你們自己知道，我們現在需要幾十萬幾百萬熟練工人。要培養熟練工人，就須使不熟練工人有力求上進的刺激和前途。我們愈是大膽這樣辦，結果也就會愈好，因為這是消滅勞動力流動性的基本方法。在這件事情上節省金錢，就等於作惡犯罪，而違反我們社會主義工業的利益。

但這還不能概括一切。

爲要把工人固定在企業裡，還須更加改善工人給養和居住條件。固然，我們近幾年來在住房建築和工人給養方面，已作了不少事情。可是，我們所已作到的，還完全不够滿足工人們迅速增長的生活需要。決不可藉口從前住房比現在少些，因此也可以用現有的成績來安慰自己。也不可藉口說什麼從前工人給養比現在不知要壞多少，因此也就可認爲現在情形已算滿足。只有那些腐化的完全腐化了的人，才能藉口往事來安慰自己。不要用往事來做標準，而要拿現在工人日益增長的生活需要來做標準，必須了解，我國工人生存條件已根本改變了。

現在的工人已經不是從前那樣的工人了。現在的工人，我們蘇聯的工人，是希望滿足他們自己一切物質和文化上的需要，這就是說，他們既要有充足的糧食，又要有安適的住所，而且還要有文化生活以及其他各種需要的保證，他們有享受這些幸福的權利，而我們則有保證他們這些條件的義務。固然，他們已經不復遭受失業痛苦，已擺脫資本主義的桎梏，已不是奴隸，而是自己事業的主人了。可是這還不够，他們還要求滿足他們一切物質上和文化上的需要，而我們也就應該滿足他們這種要求。你們不要忘掉，現在我們自己也向工人提出一些要求，要求他們遵守紀律，努力工作，實行社會主義競賽，進行突擊運動。你們不要忘掉，絕大多數工人已用無限熱忱接受了蘇維埃政權這些要求，並英勇地執行着這些要求。既然如此，無怪工人們在執行蘇維埃政權這些要求時，也要求蘇維埃政權履行它所負的義務，即更加改善工人物質和文化生活的義務。

總之，現在的任務就是要消滅勞動力流動性，消滅平均主義，正確規定工資，改善工人生活條件。

蘇聯的勞動報酬

西靈林

隨着物質資料生產方法的改進和發展，人們的生產經驗，勞動技術，使用生產工具的熟練程度，也改進和發展起來。

一個新的進步的社會制度，打破並戰勝了舊制度，造成了更高的勞動生產率，造出大量有價值的物質而使社會富裕起來。

影響勞動生產率提高的有好多因素，工人的工資便是一個基本因素，在勞動生產率的提高上起着巨大的槓桿作用。

資本主義國家裡的工資，在形式上是全部勞動的報酬，但按實質來說，却只是一部分勞動的報酬。就是說，工資的形式掩蓋着資本主義剝削的實質。

在資本主義條件下，工人得不到甚至最低限度的生活資料。工人因此而過早耗損自己的

勞動力。但對資本家來說，這完全是無關重要的，因為在企業的大門外，總是有失業者大軍存在着的。

偉大十月社會主義革命，推翻了資本主義政治、經濟、社會制度，使工資的實質，工資制度和工資形式起了根本變化。

十月革命宣佈了社會主義的勞動報酬，即按照勞動數量和質量而取得報酬的原則。

工會運動中的右傾機會主義者，曾儘力想歪曲我們黨的工資方針。他們不是像黨所要求的那樣，把工資變成提高勞動生產率和工人熟練程度的強有力的槓桿，却在事實上實行了勞動報酬的平均化。右派機會主義者，在工資問題上是從小資產階級的社會主義平等的概念出發的。可是，正如馬克思、列寧和斯大林所屢次強調指出的：在共產主義的低級階段，平等將是對於勞動測量尺度的平等，勞動報酬却將取決於勞動的數量與質量。

平均化則使熟練勞動與不熟練勞動之間，重勞動與輕勞動之間沒有差別，使不熟練工人不關心到成為熟練工人，這樣就喪失了進步的前途，因此，他感到自己在生產中是個「過客」，只爲了『從事副業以增加收入』而工作，然後再到某個旁的地方去『尋找幸福』。平均化使熟練工人不得不從一個企業轉移到另一企業——轉移到能够正當的評價熟練勞動的地方。

因此，必須剷除勞動報酬上的平均化，採用刺激性與鼓勵性的報酬制度。

例如在蘇聯鐵道運輸業中採用着好幾種勞動支付制度。計時制，是一切勞動支付制度中最不完善制度，因為它不能正確地刺激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對於職員、下級雜役以及他們的勞動不易計算和不易規定標準的一小部分工人，往往按照這樣計時制來支付工資。

給按時計酬的職員和其他工作人員嚴格規定工作範圍，可使計時酬勞制的工作效率大為提高。

許多領導工作者與工程技術工作人員，職員和某些職業部門的工人，按照計時獎勵制度獲得勞動報酬。按照這樣制度，除基本薪資外，規定給完成與超過計劃和工作的優良質量者頒發獎金。

計件制，也就是按照預定的標準和公佈的工資定額，對每個單位生產品的勞動支付工資的制度。它能夠確定工作人員對其工資的直接依存關係。由於這個緣故，這種工資制度在蘇聯最為流行，因為它能刺激勞動生產率的提高與工人對物質利益的關心。

採用這種工資制度，必須有規定得很好的定額、計算和監督。

為了使工人大大關心生產量的增加，在我國又採用勞動報酬的計件累進支付工資的原則是：在超過完成既定生產定額的條件下，對於工作中一切超過定額部分的工資一定額，按照累進率加以提高。

這種制度比較上述各種勞動報酬制度，要求更加完善的定額、計算與監督。

蘇聯企業工人的勞動與工資

古達夫

這篇文章是根據一九三八年以前的材料寫成，內容雖稍陳舊，但是在瞭解蘇聯勞動者
的工資及其生活上，仍有價值，故特選出，以供參考。

——編者

在蘇聯，失業是不存在的，勞動者的數目正在年復一年地增加着。

現在（一九三八年——編者）蘇聯共有二千八百萬名智力和體力勞動者，也就是說，相
當於沙俄時代勞動者的兩倍半。

所有這些勞動者都是由國家僱用的。偉大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不但給予他們以自由，
而且帶給他們以物質上的幸福，由於國家財富一天天地增加，勞動者的物質生活也迅速地提
高了。

在蘇聯，全部國家所得都屬於人民，並且為人民所使用，而在沙俄時代，國民收入的三

分之二却落入沙皇、地主、資本家的腰包裡去了。

同時，不但在分配上，而且在數量上，國民收入亦有了極大的變化。在一九三八年，蘇聯的國民收入，比一九一三年的沙俄時代，已經增大了五倍。

在蘇聯，社會主義的原則是：各盡所能，按勞取酬。蘇聯的人民——工人、農民、知識份子——是為他們自己而工作，為自己的利益而工作，並盡他們的能力，以效勞於國家。蘇聯的公民，按照其工作的性質與質量而領取報酬，因此，國家的利益與個人的利益在這裡獲得了一致。

假如你注意到：在蘇聯的工業與農業中，近代化和機械化的程序，已經超過了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成百萬的人民已習慣於如何去管理新式的機械和技術，以及蘇聯勞動生產力的迅速增長，那末你就可以看出：蘇聯的經濟生活，已經經歷了一次偉大的技術革命。

在這裡一些簡單的數字，頗有引述的價值：在第一次五年計劃中（一九二八——一九三二），工業的勞動生產率增加了百分之四十一，在第二次五年計劃中（一九三三——一九三七），重工業的生產率增加了百分之八十二（按計劃規定為百分之六十三），建築工業增加了百分之八十三（按計劃規定為百分之七十五）。在一九三八年上半年，重工業的生產率比之一九三七年同期增加了百分之十五·五。

蘇聯勞動生產率的增加速度，是超過了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的。在第二次五年計劃完成的時候，它的勞動生產率已超過了英國，雖然當時還趕不上美國，而在歐洲却幾乎已是最高了。

第三次五年計劃（一九三八——一九四二）重要目標之一，是勞動生產率的進一步的提高，計劃規定為提高製造業的勞動生產率百分之六十五，提高建築業的勞動生產率百分之七十五。

有不少單個的或集體的斯達漢諾夫工作者，打破了全世界勞動生產率的記錄，並正在超過那舊的機器生產的最高標準。因此，他們解決了將勞動全面機械化的問題，發明了新的生產方法，並在工業領域內創造了社會主義的文化。

斯達漢諾夫工作者，不但在量的方面，而且在質的方面，都有極高的水準。此外，斯達漢諾夫運動的基本特點之一：斯達漢諾夫工作者，不但顯示了極高的勞動生產率，管理了近代化的機械技術，並且還證明了他們自己是生產的良好組織者與完善的方法的創造者。這說明了蘇聯的勞動者，已經將他們的文化與技術，提高到工程師和專家的水平。

我自己就是一個例子，我是一個金屬工人，管理着一架德國製造的機器，而我使這架德國機器的生產量超過原來標準的十四倍。這是如何達到的呢？本來這架機器在同一時間內只

能開動一個割切器，並且也只能輾磨一個部份，但我却使它能同時開動兩個割切器，同時輾磨兩個部份，於是我就增加了割切器與輾磨部份的數目，並使之能同時工作，因而就得到了這個結果，為了要完成這項工作，我已設法改良了機器，使之適應於新的工作方法，而這本來是屬於設計工程師們範圍內的事情。

或者也可拿任可夫為例，他管理着一架德國的曲折機，這架機器每一轉動，照例能彎曲鐵桿四千五百八十五磅。任可夫決定對於這架機器加以改良。他設備了一個快速馬達，裝置了一個轉軸以帶動鐵桿，並且用一架足搖機來代替手搖機；並把他的助手的工作，也加以改良，結果，他開始使這架機器的生產率超過原來生產率的十倍，而以後則超過了二十五倍。我們可以看到：為了增加這架德國機器的生產量，斯達漢諾夫工作者任可夫已作了許多建設性的改良工作，而這些工作一般認爲是屬於設計工程師範圍內的事情。

讓我們再回到數字上來。我們必須如此想：在蘇聯勞動生產率每增加百分之一，即是意味着全國工業生產量有着總的增加，不但如此，這增加的一份在將來還有它自己的增加。所以在第一次五年計劃時所增加的百分之一的勞動生產率，就增加了工業總產量達二億五千萬盧布，而在第二次五年計劃中，它創造了四億三千萬盧布。在第三次五年計劃中，勞動生產率的每一份增加，即等於增加了製造品總值的九億五千萬盧布。